



大卫·阿尔蒙德
作品

天眼

[英] 大卫·阿尔蒙德 著

兴民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· 国际安徒生奖儿童小说 ·



天眼

[英] 大卫·阿尔蒙德 著

兴民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:图字 01-2015-754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眼/(英)阿尔蒙德著;兴民译.
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5
(国际安徒生奖儿童小说)
ISBN 978-7-02-011223-4

I. ①天… II. ①阿… ②兴… III. ①儿童文学
—中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71316 号

HEAVEN EYES

Copyright © David Almond, 2000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Felicity Bryan Associates Ltd,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.

责任编辑:卜艳冰 尚 飞
装帧设计:李 佳

天眼

[英]大卫·阿尔蒙德 著 兴民 译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890mm×1240mm 1/32
印 张 8.75
字 数 120 千字
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978-7-02-011223-4
定 价 32.00 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如有图书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

第一部 逃出白门 1

从白门溜出来很容易，埃琳和她的伙伴一经常这么做。但这一次他们顺河漂流，这一次他们也许一去不复还。这一次他们去寻找乐园的一个小小角落。

第二部 黑泥滩上的奇遇 57

他们怎么能想象到会在那里发现天眼？天眼，这个本来会在海里淹死但后来在泥滩上得救的女孩，这个女孩的秘密故事只有爷爷知道，而爷爷不讲……

第三部 带天眼回家 223

埃琳和伙伴们带着天眼一起回家。下一次，他们四个人可以一起跑。回到白门后，他们都知道了自己的故事，这些故事汇集在一起，还会继续发展下去。

第一部 逃出白门

从白门溜出来很容易，埃琳和她的伙伴一月份经常这么做。但这一次他们顺河漂流，这一次他们也许一去不复还。这一次他们去寻找乐园的一个小小角落。

第一章 遭了难的孩子

我叫埃琳·劳，姓劳，名埃琳。我有两个朋友，一个姓卡尔，大家叫他一月；另一个呢，姓格莱恩，被叫做老鼠。下面讲的是我们在那个星期五晚上乘木筏从白门逃走的故事。可能有人会对你说，这个故事全是假的，别信。有人会说这只是一个梦，是我们三个小孩子一起做的梦。但这个故事确实发生过。我们真的在黑泥滩那个地方遇到了一个名叫天眼的女孩儿，真的从污泥里挖出了一个圣徒，真的发现了爷爷的宝物和秘密，真的看见爷爷回到了河里。我们还真的把天眼带回了家，她与我们幸福地住在一起。有人会对你说这个女孩儿不是天眼，只不过是另一个苦命的孩子，像我们自己一样。但她真的是天眼。你能很容易认出她。你瞧她带蹼的脚趾、手指；听她奇妙、甜美的声音；看她仿佛能望穿世界上的黑暗，一直能望到隐藏在最底下的欢乐。真的是她！这些事情全发生过。一月、老鼠



和我都亲眼看见了。故事全是真的！你听我往下讲。

我们是遭了难的孩子，都失去了父母。正是因为失去了父母，才住进了这个叫“白门”的孤儿院。孤儿院在圣加布里埃尔小区。譬如说一月吧，他出生的第一天就被放在了医院门口的台阶上。由于他是在天寒地冻的一月里被人捡到的，便有了一月这个名字。那家医院被人们叫做卡尔山医院，他于是有了“卡尔”这个姓。一月现在已经不在孤儿院，到故事快结束的时候，你就会明白其中的缘故。老鼠是一个被遗弃的男孩。他母亲和我母亲一样，死了。后来他父亲也失踪了。老鼠会告诉你，他父亲在非洲，但连他自己也没有把握这是不是真的。他叫老鼠，是因为他口袋里总装着一只活的小老鼠，是他的小伙伴儿。他常说，这个小老鼠才是他真正的朋友。小老鼠的名字是“吱吱叫”，因为它会“吱吱”叫。

白门孤儿院有一座三层高的楼房，房前的院子用水泥铺成，四周全是铁栅栏。孤儿院的院长叫莫莉恩。在我们那天晚上乘木筏出走之前，她因为成年累月地管教我们这

些不成器的孩子，早已经对我们绝望了。她常对我们说，我们的命苦，从一开始，机会就比别的孩子少。她说，我们必须发奋，长大后才能自立。她微笑着拍拍我们的肩膀说，我们要是听她的话，就一定能出人头地。从她的眼神里，有时可以看出她真的愿意相信我们会有出息，有时看得出她很想这么相信。她站在窗口，看着我们在院子里说悄悄话。她站在台球室的门口望着我们，手指托着下巴，期望着什么。她的办公室后面是她住的套间，常常能听到她在那里独自啜泣。那些天，她总是睡不着。有时，在深夜，我们看见她一个人在走廊里徘徊，脸上泪光闪闪。关于她的故事和传说可多了：有人说，她从来没有生过孩子。有人说，不对，她生过一个孩子，一个很漂亮的孩子，但在她怀里没过几天就死了。还有人说，她有过好几个孩子，但都让孩子的爸爸强行带走了，她后来再也没有见过。真实情况怎样，谁也不知道。但我们把故事串起来，你讲给我，我讲给你，还大胆地猜测莫莉恩的眼神为什么那么奇怪，爱怜和怨恨竟然混在了一起。她的眼神常常很冷漠，



国际安徒生奖儿童小说

除了冷漠还是冷漠。她的眼神说，她想爱我们、信任我们，但她往往把我们看成是已经损坏了的东西，再也不可能修好了。

这里一共住着十几个孩子。有几个与莫莉恩一样，内心充满悲哀，怨这怨那的。另外几个孩子，心已经碎了，整天焦虑不安。但大多数孩子都能相互照应。我们从一开始就明白，如果相互关照，就能应付来管教我们的各种人，应付那些精神病医生、心理医生、社工、护理员、游戏辅导员、戒毒辅导员、医护人员、福利工作者等。我们知道，只有这样才能应付莫莉恩和她的那些助手，应付她的提问、她的冷漠、她主持的大家围成一圈的谈心活动。我们知道，凭着相互关照，我们能从那失去的乐园中找回一个小小的角落。

有时我们被赶回到那个乐园里，被迫去想象在来到白门之前我们的处境是怎样的。这是谈心的时间，大家一起坐在大房间里。莫莉恩先讲每个人的来历：谁的母亲叫什么，父亲叫什么，为什么与父母分开了。当然，有几个孩

子的来历很不清楚。她让每个人自己回忆。她有两个助手：一个是胖子，名叫凯弗；一个比较瘦，叫斯图。两个人在我们身后踱来踱去，不停地催我们开口。莫莉恩叫我们想象不记得或不知道的事情。她说，每个人都应该能够讲述自己的来历，把真的、假的、想象的混在一起也没关系。每个孩子都有一个“履历本”，里边有照片、图画、事件、故事。有几个孩子玩这个游戏都玩腻了，每次都能讲一个不同的故事。他们的履历本里写满了可能发生过的故事和可能经历过的生活。也有几个孩子总是紧绷着脸，不愿意玩这个游戏，履历本差不多是空白的。

一月很快就成了不再愿意玩这种游戏的孩子。但他确实讲过这么一个故事：在一个下着大雪的冬天晚上，一个女人急急忙忙地走在路上。她很年轻，很美，也很紧张。她抱着一个橘黄色的盒子，里边用毯子裹着一个小小的婴儿。她很爱这个婴儿，但知道自己养不起。她走在黑影里，最后靠近了那家医院。她盼着深夜来到。她冻得发抖，内心的痛苦，还有爱，也让她发抖。然后她冒着大雪飞奔过



去，把他放在宽阔的台阶上，又闪电般地跑进黑暗里。

“讲得真美！”莫莉恩说。

她伸出手，抚摸着一月的额头。

“这很可能是真的！”她轻轻地说。

一月眼里闪着泪花，直盯着她。

“她爱我，”他说，“她因为爱我才把我丢在那里。她年纪轻，又穷，又没有人帮助。她知道她养不活我。”

“对！”莫莉恩说，“对，很可能是这样。”

莫莉恩对着我们大家微笑。但从她的眼神里能看出疲倦来，就好像这些故事她从前都听过。她叫我们谢谢一月，谢谢他给大家讲了这么多。接着她又问一月有没有想象过他的父亲。一月垂下了眼皮，摇摇头。

“没有。”他说。

“也想想你父亲吧，这会帮助你进步。”她说。

她望着我们，似乎想让我们帮一月完成这个任务。我们什么也没说。

“没有。”一月说，“他不爱她！他不爱我！我知道的就

这些。”

他的眼睛充满忧郁。她温和地笑笑，点点头。

“她会来接我的。”他低声说。

“孩子，你说什么？”

他直视着她。

“她会来的，会来接我的。”

胖子凯弗干咳了一声，翻动着眼珠。

“她会来的。”一月说，“她还爱着我，想着我。总有一天她会来接我的。”

莫莉恩又点点头，微微地笑笑。我们看懂了她的眼神：这孩子已经完了，不可救药了。

老鼠·格莱恩是一个善良、害羞的孩子。他想让大家高兴，每次都用心地做游戏。他的母亲在他出生后不久就死了，父亲带了他几年。他拿出一张照片，上面有他的父亲和许多其他男人，穿着工作服，在河边踢球。有时，他指着其中一人说那就是他父亲。有时，他指着另一个男人。照片上的人很小，他自己也拿不准到底是哪一个。他说他



父亲走掉了，因为带不了他了。

“他爱我！”他说，“他肯定是爱我的！”

他露出胳膊上父亲刻的字，那是他父亲出走之前给他刻的：**请照看我**

“看见了吗？”他说，“他知道他要走掉，但他心里为我着急！”

说完，老鼠就哭了，哭个不停。

我呢，我不需要玩这种游戏。莫莉恩说我太倔，说我要是不改，心会变硬，会充满仇恨。最初的一次，她看我不愿谈过去的事，眼睛一下子就瞪圆了，微笑全没了，嗓音也尖了起来。她对我说，我要是不改，终有一天会变得像我妈一样。我并不想那样，对不对？

“我想！”我冲着她啐了一口唾沫，“我想！我想！”

我大声地喊，她根本不了解我妈妈，根本不了解她是多么坚强、多么温柔。我冲出房间，冲出楼房，跑到小区外面，听见莫莉恩在身后的大门口喊我，但我不理她。我一直跑到河边，在荒凉的废墟上坐下来，看着河水流向大

海，心里燃烧着幸福的感觉。尽管刚才发生了种种不愉快，但我心里却燃烧着幸福。对，我懂得痛苦和黑暗。有时，我深深地陷入到黑暗里，甚至担心再也出不来。但我最终还是走出来了，又重新燃烧起幸福来。我不需要想象自己的生活，不需要那种愚蠢的谈心活动和履历本。我的脑子里有的是记忆，总是充满了记忆。我能看见在圣加布里埃尔小区我们家的小房子里，妈妈怎样和我在一起。我能感觉到她在触摸我的皮肤，我脸上能感觉到她的气息，我能闻到她身上的香水味，也能听到她对着我的耳朵轻声细语。我有一个属于我自己的装满宝物的纸盒子。任何时候，我都能让亲爱的妈妈回到我身边。

第二章 妙主意

逃出白门很容易。这里的人多半先后逃出去过。他们总说白门不是监狱，也没打算把我们整日锁在里边。你只要背上包走出去，说要去野餐或干什么事，就可以了。大多数情况下，我们出去享受几个小时的自由，一直玩到肚子饿了，或玩到天快黑又下起了雨，才不得不回来。有时候，能在外边待上一个星期，最后由警车给送回来。这样的孩子往往是饿得饥肠辘辘，慢慢地晃进来，眼睛下挂着疲惫的眼泡，咧着嘴笑。

和我一起逃出去的朋友总是一月·卡尔。我俩逃出去过两三次。有一次我们还在诺顿过了一夜。我们在一家餐馆后面，把硬纸箱弄成床，吃了从垃圾袋里找来的冷比萨饼。另一次，我们沿着河岸往上走，一直逛到了长满石楠的荒野。我们躺在石楠丛中，望着闪烁的星光，看到了流星，于是说起了永远不会消失的宇宙，还说起要整年整月

地这样瞎逛，变成两个流浪者，像野兽和小鸟那样自由，远离城市，渴了喝溪水，饿了捕野兔、采浆果。没有谁阻止我们这样做，我们相互鼓励。第二天醒来时，一只警犬正在舔我俩的脸。一个警察双手叉着腰，站在那里，不停地摇头。

“快起来！”他说，“快起来，两个傻瓜。”

各种各样的逃跑办法都试过。最常用的办法是步行，有时也搭别人的车，公共汽车和火车也都坐过。我们还曾悄悄地弄了一辆汽车，一直开到油箱没油。可是，一月这回有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新主意。从来还没有人试过乘木筏出走。只有像一月这样的疯子才会想出这么妙的主意来。

一天早上，他来到我房间，蹲在门口，咧着嘴笑。

“木筏？”我惊奇地问。

“嗯，木筏。我们沿着河漂流，把一切都抛在后边。”

我大笑，想到了幽深的河、奔腾的激流。危险！

“你疯了?!”我说。

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，放射着兴奋的光芒。